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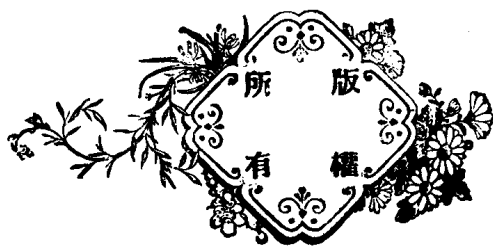
香山慈幼院編

國賊殷鑑

魚子題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廿日再版

定價每本大洋一角五分



編輯者 香山教育圖書館

發行者 香山慈幼院

印刷者 香山慈幼院第五校 慈平工廠

序

孟子曰。羞惡之心。人皆有之。雖孩提之童。亦莫不具此良知良能也。苟就其固有之知能。善導而養成之。則其收效也必大。故言治身。則曰行已有恥。言治兵。則曰明恥教戰。言治國。則曰禮義廉恥。是謂四維。四維不張。國乃滅亡。恥之所關。寧非重乎。古之國家教士用人。必須重其氣節。養其廉恥。而後可以備緩急危亡之用。禮記儒行篇。儒有委之以財。淹之以樂好。見利不虧其義。見之以衆。沮

之以兵。見死不更其守者。所以表其特立也。有此特立之儒行。處治世則直言敢諫。可以致英主之敬畏。處亂世則捐軀就義。可以爲國家之光榮。宋明之末。死節獨多者。卽此士氣之所養成也。近代以來。武人當國。不知所謂尊賢重士之道。以奴隸廝養。視其部屬。以金錢勢力。誘其服從。讒諂阿諛者。謂之忠。卑鄙貪污者。謂之才。勝已異己者。忌之殺之。而獨喜其類。已與不如己之人。以致羣小滿朝。必喪盡。一旦外患忽乘。領土淪亡。而賣國求

榮奴顏婢膝。以供敵人之頤指氣使。忝不知羞者。
妻皆出於當道。昔所寵幸之人也。夫其人可以利
誘者。即可以爲敵誘。可以媚已者。卽可以媚外人。
國賊之多。殆有由來矣。孔子曰。鄙夫可與事君也
與哉。其未得之也。患得之。旣得之。患失之。苟患失
之。無所不至矣。孟子曰。如使人之所欲。莫甚於生。
則凡可以得生者。何不用也。使人之所惡。莫甚於
死。則凡可以避患者。何不爲也。夫人而爲金錢勢
力之所薰染。得失生死之所縈惑。無所不至。無所

不爲。尙何羞惡之可言乎。雖然。此輩國賊。甘爲人役者。固無羞惡之心。而役之者之人。較其是非善惡。究未嘗無羞惡之心也。故漢高祖之於丁公。明太祖之於危素。始雖利其不忠。終必鄙其不忠。貴之賤之。榮之辱之。然則彼國賊者。究何所益耶。黃陶庵所謂不合於義而又不免於死之言。洵可爲國賊之一針砭也。余觀於大公报所載瀋陽醜狀。有感於中。特囑香山圖書館主任賀秉鈞搜集廿一史材料。編輯國賊殷鑑一書。自春秋以至前清。

約得國賊二百餘人。大都於叛降受職後。仍爲其所誅戮。或至滅族。無一人得以富貴壽考終者。求榮反辱。求生反死。遺臭及於百世。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。然則今之爲國賊者。其亦可以鑑矣夫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春二月熊希齡序

瀋陽直是鬼蜮世界錄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

日人勾結無恥華人之種種内幕

自津變事起。關內人士均移其目光注意於此。日人在瀋陽之鬼蜮伎倆。更因此而得掩蓋。頃有某氏函在津友人。述及日人在瀋勾結無恥華人之種種内幕。頗多外間罕知之事。於最近進行之復辟陰謀之變幻離合。尤爲詳盡。特爲揭出。以諗讀者。

(上畧) 此間之事所能見之本地報紙者。久已是非顛倒。茲就所知。略述一二。或亦可備異聞也。地方維持之初起。本係李香齊(友蘭)丁鑑修二人捧袁出場。丁爲日本通。李爲本溪煤鑛總辦。均與倭人接近。故聯絡較爲容易。而溝通其間者。則趙欣伯之力爲多。列名會中之人。于(冲漢)因病初未前來。修得一(兆元)與袁派別不同。亦未親來簽字。關(朝璽)則另有四民維持會會長可幹。初時對於此會亦不甚起勁。會成之後。滿街張貼佈告。而對於

土肥原之市政公所。須用呈文。可憐已甚。不數日。丁得藩海路。李爲官銀號復業事。雙方奔走甚力。迨得日方允許開門。而條件遂不能如李等所預擬之順手。強迫會議之次日。李仍率領官邊兩行之人。手捧條件向軍部有所呈請。立門外甚久。終無轉圜。其夜李家中又爲匪刦。（日人主使）遂匆匆赴哈。秘密入都矣。闕之四民會。其兩副手一祖獻庭。一王某。均站上流氓。聲名太劣。闕急于出頭。遂爲其架弄。不數日。日兵入闕宅收槍。闕遂又不得不辭四民會。仍常到地方會矣。日人對於此間本有欲立文武兩頭之意。武頭屬意於闕。派人詢其意見。闕言我向來敢作敢爲。老張小張我均不管。老蔣我亦不怕。日人于此認爲滿意。擬以清鄉屬之。惟不願當真多花錢。而風示闕令先墊本。云三數月後自有收入。決不吃虧。然都無此本錢。又一說因日人所卵翼之土匪。以新勢力相號召者。所在多有。恐闕出場後。將此等新勢力掃除。軍部報銷難造。故亦不願闕急出場也。袁自市府改組之後。氣象日漸光昌。財政實業兩廳同時由會

中發表。關霍初（鐸）之四洮。亦由會任命。已隱然省府。而日方意以爲不足。必欲其遷入省府辦事。宣佈獨立。與中央斷絕關係。此事催逼已久。卒之於初九日。經上午直至夜深之鴻門宴式會議。完全遵辦。遂成今日之局面。聞會議回家之後。曾痛哭一次。不知確否。會中委員有金息侯（梁）。當初即是軍部所授意。其與復辟事有關。不問可知。袁平時常說我之出來不問已往。不管將來。祇維持目前一段落。有誰要求隨時奉讓。金已飽聞其語。一日金忽謂袁潔老既有隨時讓人之意。何不即讓與恭王。袁色莊不語。金知話不投機。次日即不到會。又數日即隨土肥原赴津矣。恭王來此。則由祖獻庭之趨奉。住山右王公館之房子。而爲四民維持會之首領。赴北陵上坎之日。祖爲宣傳貧民每人發給棉衣一套。於是夾道歡迎者兩萬餘人。實未花一錢。恭王本亦無錢也。祖獻庭爲滿鐵方面所鄙。近已因其招搖過甚。在日站拘禁矣。四民會中有所謂七十餘團體者。太清宮榮壽寺均各爲團體之一。其餘可想。此等團體在山右

王公館開會。組織獨立政府建設研究會。舉執行委員十五人。而恭王爲之長。於是門首懸牌。大有不日大舉之勢。恭王意在自登九五。並無推戴宣統之言。但不知日人既聽其設立機關。而對之態度亦甚冷落。不知其果何用意耳。地方會被迫遷入省府之第一日。因時間匆促。祇簡邀領事團。未多發帖。而恭王居然前往。當衆演說。語中涉及東鄰善意。助我立君之音。日人未容畢其辭。即謂現非說話之時。阻其往下再說。趙時敏曾往謁見。據云此事需要人捧。非自己所能主張。大有沾哉沾哉吾待價者也之意矣。土肥原赴津之後。聞搬空之帥府房屋。已在裱糊。有所預備。而金（梁）由津來函致趙時敏。託其收拾故宮。並云總理大臣一席。上意須請潔老担任。趙以此函示袁。袁一笑置之。未加可否。於此期間。日人令城內同興元絲房包作龍旗。最好者八十三面。次者千數。其最普通之印刷龍旗。則日站之印刷所加工日夜赶印。事爲領事團所聞。詰之日領。日領謂此乃中國人之事。軍部不過問。亦不干預。各領謂此事若成。

我輩處此似有問題。日領謂決無關係。可見日領亦完全承認矣。迨至津變之後。此事亦愈唱愈高。德領又往問日領。謂此事如確。似領團均當走開。因是派來中華民國者。若已另立一國。則將來外交承認自當遣使。我輩實無資格在此存住。其語似莊實諧。日領乃忽謂此爲華方謠言。決不能有此事實。完全否認。其日晚間。即將已做成之貨由日人定做之全數取去。並將走漏消息之小北門某成衣舖人當晚遣散。並於下兩日即十五日內日人送交城內商會。印成紙旗一萬張。文爲「慶祝政權有歸」。令各商遊行慶祝。與日人之請求增兵大遊行相呼應。商店方面祇得將此旗各插門首。並未遊行。此昨日事也。今日則聞宣統已到旅順。事在必行。但不知又將出何花樣矣。日本領事因自九月十八日之後。軍人專權過甚。凡事無領事說話餘地。此次龍旗事。日領亦頗受歐美人之窘。遂於遊行之前回國。並擬辭職不來矣。滿鐵方面對於軍人亦頗表示不滿。因其遇事專主。不與滿鐵商量。彼方之文武不能一致。於此可

見一班矣。所謂凌印清之事。日方祇花去大洋五千元。步槍三百桿。盛京時報爲之鼓吹。云可號召二十萬人。現在幸已過去。而繼凌而起之張學成。則盛京時報尙在日日爲之鼓吹也。江橋日兵日見增加。聞已達兩萬之數。津變幸已了結。土肥原東來。恐又將有事於錦州矣。此間最起勁者爲丁趙兩人。丁得瀋海後。又得交委會。而交委會之組織。則闕轡初(鐸)爲之條陳一切。因其餘均外行也。會中財權則操之目人。因銀行存款。爲目人仗軍部之力量。用槍杆得來也。丁之談吐一切。蓋已無一處不同化於目人矣。趙得市府。費全力爭得警權。而電燈電話則因在日人手中。卒未能爭得。最高法院則到手。亦並無辦法。前又往攫取礦務局。已將到手矣。而實業廳中之目人。則云此局應歸實廳。弄來目兵兩名。住局中數日。拒趙。趙亦無如何也。趙常云此間事不易辨。非盼到合肥出來。不能有頭緒。更不知其意何所指也。湯二虎方面竟未動。亦可云幸事。則二虎之動靜。或亦與復辟有關耳。津報所載日人畏胡子之事。亦確爲事

實。通遼方面。日人失敗。已非一次。即省城匪警。日人除老遠開槍外。亦決不敢前進也。張海鵬之不堪。當爲奉天人中首屈一指者。其初日人送與此間得之軍火。軍裝十四車。囑其起事。南北均可。而張意在江省。迨一戰而敗。遂又請日人派兵爲前驅。其左右之勸阻之者。多爲所殺。此人可謂真正渾蛋。與張學成可稱一對。于雲章（冲漢）於地方會遷移省府之前兩日來省。老病似又不克自舉其軀。聞袁得其贊助。方能決定此局。現則于任自治指導會事。以垂死之人。出而作此事。雖云被人逼迫。然亦太難矣。闕子貞則迄今無相當位置。興致亦消沉矣。但日方對之有令守機會必使之出來之說。故並未死心也。已成之各機關。莫不有义桿之日人。以顧問諮議名目而實際拿權辦事。此等日人大抵浪人一流。滿鐵方面。亦云軍部所用。均滿鐵不要之人。其混雜可想。袁老頭曾云。我不做李完用。其實在所做已成李王。恐更非完用之比。一歎。頃聞宣統已到蘇順。現在尙無辦法。從前滿鐵有出錢辦大事之說。現已不能出錢。恐

將擱淺矣。國賊殷鑑

春秋

伯，嚭。春秋。楚。州犁。孫奔吳。夫差時爲太宰。夫差伐越。敗之。勾踐使文種因嚭以行成。伍子胥諫不聽。越旣滅吳。以嚭爲不忠。誅之。

周，獸。春秋。衛。大夫。成公爲晉人所逐。使賂冶廩及獸曰。苟能納我。吾使爾爲卿。二人殺元咺及子適子儀。公入祀先君。二人服卿服。將命。獸先入。及門。遇疾而死。廩辭卿。

南宮，長萬。春秋。宋。閔公時爲大夫。魯莊公伐宋。敗之。公以金僕姑射長萬。公右欲孫生搏之。宋人請之。宋公斬之。曰。始吾敬子。今子魯囚也。吾弗敬子矣。長萬病之。遂弑閔公。

甯，喜。春秋。衛。大夫。殖子。即悼子。獻公亡在齊。使與悼子言曰。苟反。政由甯氏。祭則寡人。悼子告右宰穀。穀曰。不可。獲罪於兩君。天下誰畜之。悼子曰。吾受命於先人。不可以二。與右宰穀伐孫氏。不克。出舍於郊。國人召悼子。復攻孫氏。克。

之。遂殺陽公而納獻公。獻公復立。而寧喜專。公患之。公孫免餘攻寧氏。殺喜及右宰穀。尸諸朝。

秦

司馬欣。秦。章邯長史。請事咸陽。鎬高不見。欣報章邯曰。事無可爲者。邯乃與項羽盟。分天下以王諸候。欣爲塞王。漢王擊三秦。欣降復叛。漢初被楚軍。成臯。欣自剄死。

莊·賈。秦。爲陳勝御士。勝爲章邯所敗。賈遂殺勝降秦。後勝故涓人呂臣爲蒼頭隊攻陳。下之。賈被殺。

漢。丁公。爲項羽將。追漢王彭城西。短兵相接。王急。謂丁公曰。兩賢豈相厄哉。丁公引兵還。及項羽滅。丁公謁見。帝以狗軍中。曰。丁公不忠。使項王失天下。遂斬之。曰。使後世爲人臣者。無效丁公也。

漢